

关注
北国
风



2016年,绥化林业局五一林场新发现一片原始林。《人民日报》原副总编、人文森林理念的倡导传播者梁衡先生曾于2016年6月光临此地,并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最后的一片原始林》在《人民日报》发表。最后这片原始林被命名为“原始部落人文森林公园”。

从2016年4月开始,一年中我十几次走进这片森林,每次都有新感觉。

这片原始林的原名叫“鸡爪沟”,像是一片没有被人打搅过的原始部落,用“处女地”形容它的纯洁、恬静和羞涩恰如其分。沟底沿山间小路旁奔腾着一条小河,名曰鸡爪河,看河水的流量和宽度,称其为小溪更为合适。河水之间错落着各种形状的巨石,前往北侧山石区必经于此。溪水湍急,澄澈透明,没有任何污染的河流。水与石的撞击声便是一首绝美的原生态乐曲,浪花在石隙间和石面上跳跃,仿佛无数少男少女们在疯狂快乐地舞蹈。这里没有桥梁,石头就是唯一的通道,人们可以脚不沾水地在巨石上上跳跃而过。

在这条小河的石头上跳跃,可以随着流水不间断地下行十里之远。虽然我们没有体会这种在石上跳跃十里的浪漫,但心中却充满了无限遐想和期待。我觉得,这里应该是无与伦比的情侣示爱佳境。可以想像,一对情侣含情脉脉,手牵着手在石上跳跃穿行,流水鸟鸣为他们伴奏,浪花蝴蝶为他

槐、黑桦等许多珍贵树种都能在这里看到,野生猕猴桃、山葡萄、兴安杜鹃、野玫瑰、山花椒、山丁子、山梨、臭李子、野生蓝莓等许多开花结果的植物也在这里生长着。——称这里为小兴安岭植物博物馆可谓名符其实。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里的许多树都是生长在石头上的,树与石已经融为一体。长在石头上的大树已经用粗壮的根须把石头紧紧地包裹起来,没有一点缝隙。那些树根,有的像龙爪,有的像凤爪,有的像章鱼,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它们牢牢地抓住身下的石头,好像要使出浑身解数将那坚硬的石头捏碎。见状,我们当即为几棵非常奇形的树抱石赐名为龙抱石、凤抱石、章鱼抱石!

很难想象,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树木在如此恶劣贫瘠的条件下生长,经历了怎样的万苦千辛,需要何等的耐力和意志?这种超强的生命力令人惊叹!由鸡爪沟和那条小溪做为分水岭,两侧的山沟、山坡、山顶之上,奇形怪状的巨石星罗棋布,就像是古战场上将军们的排兵布阵,又像是许多人物、动物、兵器停滞在这里被凝固成活化石——那傲视寰宇的雄鹰,四处张望的神龟,水中游动的水牛,相依相偎的情侣,仰天喷水的鲨鱼,严阵以待的铁炮,坚不可摧的碉堡,并肩伫立的兄弟,憨态可掬的金蝉,遮风挡雨的小屋,帝王安寝的棺槨……。

第一次进山时我们就在一棵大树下发现了一只猫头鹰幼仔,它一定是不小心从树上巢穴里掉下来的

走进大山别有洞天

邓士君



们舞蹈,溪畔的树木、野花向它们微笑招手,这是一幅多么唯美的画面啊!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说过能够在溪流间的石头之上行走十余里的旅游景区,这样奇特的景观暂且可以称之为绥化林区独有吧!我们称这条小河为“跳石溪”,称鸡爪沟为“怪石沟”。

四月的山林里,多年沉积的落叶把土地覆盖得严严实实,在树木稀疏地面相对平坦的地方,我们走在落叶之上犹如走在松软的铺毡地毯上,但在灌木林中攀爬陡坡的时候,就十分艰难,几乎是披荆斩棘跌跌撞撞,因为这里是人迹罕至的原始地带,根本没有道路,就连一条羊肠小道也没有。

树阴下冰冻的土地刚刚融化很薄的一层,渗水的山坡被树叶同样“伪装”得像地毯一样,我们常被这种假象所迷惑,走在上面,身体重量偶尔会把本不是一体的树叶和冻土迅速分离开来,使大家随着树叶与冻土突然分离的速度前仰后合,甚至滑倒。

我曾经看过许多俄罗斯油画,其中有一些是描绘原始森林景物的,特别是画中那些长满青苔的树木和石头,使我油然而生“有朝一日定会前往那样的原始森林里去观赏、去探险”的欲望,但至今为止,那观赏、探险的欲望仍然还只是一种欲望而已。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油画中的景致竟然活生生地展现在了我的面前。不,在我看来,眼前这些景物远比俄罗斯油画中的景物还要丰富,还要诱人。

用五步一奇树,十步一怪石来形容这片山沟的独特绝不为过。非常奇特的是,就在这个几百公顷的区域内,整个小兴安岭生长的树木及其它植物一应俱全。百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红松树在这里比比皆是,黄波桤、柞树、山桃、山

老一辈的庄稼人,就是和土亲,离不开土地,亲土恋土,对黑土揣着割舍不断的情感。故乡的黑土粘人脚,更牵人心……

黑土

金恒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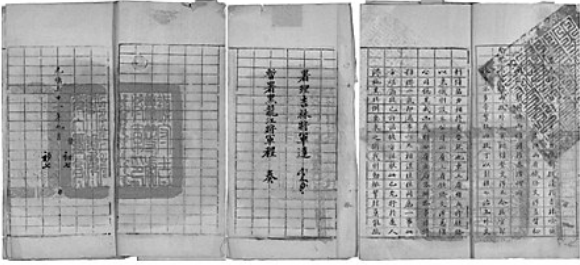
一看就烦。她吃饭不可口,花花搭搭好几个菜不正庄;喝水不顺溜,乌突突的一股漂白粉味……总之,对城里的人、事、环境和衣食住行,适应不了,她左看不顺心,右看不顺眼。她自言自语:“城里哪疙瘩好呢?一点土都看着不着,人不得病往哪跑……”没过几天,奶奶消瘦了,状态也不好,非要回老家不可,我又依依不舍把奶奶送回去了。

奶奶回到农村的家,快活得倒像一个小孩子,马上到前园侍弄地,一个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怎能离开黑土?只有两脚踏入黑土,奶奶才充实;只有欣赏黑土地上长出来的庄稼、蔬菜、花花草草,奶奶才会发出会心的微笑。我赤着脚和奶奶在小园里,用柳条棍插在土里为豆角秧搭架,因为豆角秧长高了,该爬藤了。我双脚踩在黑土上,泥土不断从脚趾缝钻进溢出,脚底下热热乎乎,舒舒痒痒,一股股热流直往上蹿,熨帖着呢。

豆角架很快搭完了,我和奶奶坐在垄台上歇气。田二奶奶吵吵巴火叨着烟袋来了,一见到我奶奶就嚷嚷:“老姐姐,可把你盼回来了,几天不见不着你,心里头空落落的,俺一寻思城里那鬼地方你就呆不长……”田二奶奶也坐在垄台上,她看见我两只脚插在黑土里蠕动,哈哈大笑,笑得直抹眼睛,多大了都是孩子呀,还是调皮捣蛋,两个脚丫子搁土里直嘍哒……赶往后你孝顺你奶奶,就别把你奶奶往城里折腾,那该死的地方一去就够性。你二叔前两年捱咕俺进城去他家,俺心疼你二叔,就跟去了,住那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楼,像个鸟窝,太不得劲儿。一出去说话,递不上嘴,递上嘴也说到一块堆儿。城里人嫌俺土,一身土气,俺还嫌他们拿五做六,唧唧瑟瑟呢……搁你二叔家没呆上一

哈尔滨关道设置

韩 峰



清末的哈尔滨,地处“龙兴之地”,地广人稀。晚清政府虽陆续有弛禁放垦的政策,但由于路途遥远、气候苦寒,移民之数量尚不足以广兴地利,这片肥沃的土地便成为列强竞相角逐的场所。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沙俄采取拉拢与强迫相间的手段诱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委托华俄道胜银行建造、经理。沙俄趁机攫取了铁路沿线的土地、矿山、森林等资源的开发、管理权。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二月,不甘落于人后的日本对旅顺发起突袭,日俄战争爆发。作为战胜国的日本获取了长春至大连铁路(亦称南满铁路)的所有权,并迫使清政府打开东北“商埠”,哈尔滨开埠。一时间,哈尔滨商贾云集、华洋杂处。就在列强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刻,一些地方官吏意识到利权的丧失。为夺回利权,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初七日,署理吉林将军达桂和署黑龙江将军程德全联名奏请于哈尔滨添设道员,十月初四日奉旨允准。此为清政府在哈尔滨设治的开端。

中东铁路犹如支撑着东北地区庞大躯体的主动脉,大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东省地区的主权、利益多被铁路把持。因此,东省交涉事宜以铁路为重心,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纷纷在哈尔滨设立铁路交涉局,承办各省与俄交涉事宜。由于“分省立局,各办各事”、“难联一气”、“动辄掣肘”。

七月,哈尔滨道精制衙门房图一幅,呈文上报,吉林将军达桂批示“如呈办理”。该房图设计备尽其详,大到堂房墙垣,小到车棚马号,不一而足。整个工程预算需款中钱30万吊,总计折合市价银72289两1钱5分7厘。由于当时哈尔滨道归吉林、黑龙江两省兼辖,为公允起见,款项由两省分半筹措。该工程于光绪三十四年六月间全数告竣,实际耗资322000余吊。新建道署鸡群鹤立,气势恢宏。坐北朝南,格局井然。周边南北长70丈,东西宽45丈,占地总面积3150平方丈,约合35000平方米;仅大门就有三间,门高1丈1尺,长3丈6尺,足见其规模之一斑。

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初四,清政府批准东三省总督锡良、吉林巡抚陈昭常所请“以滨江道改为西北路道,仍驻哈尔滨,巡防吉林西北一带等处地方,兼管哈尔滨关税及商埠交涉事宜。”至此,哈尔滨关道在设置5年后,宣告裁撤,吉林分巡西北路兵备道衙门于当年六月二十一日启用关防,取代了哈尔滨关道。

哈尔滨关道的设置减少了吉林、黑龙江两省围绕铁路而产生的利益纷争,使两省之事彼此有所匡扶,表面上从沙俄管辖之处争回了一些利权。但由于哈尔滨关道始终没有明确划定管辖区域,加之外交内政殷繁,仅靠道员监司无以为继。此外,由于晚清政府常年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列强对关道熟视无睹,继续肆无忌惮地对铁路沿线地带横征暴敛。所谓督征关税,也仅仅是对国人而言的常税,无疑加重了贫苦百姓的负担。



北国风

母亲的千层饼

杨勇

周末去逛早市,看到许多卖油饼、糖饼和葱花饼的,着实有些眼馋。回家后便想亲自动手烙上几张,折腾一番后,只是烙出数张干巴巴的饼,感觉总不是那么回事儿。忽然想起母亲亲手烙的千层饼,也有些挂念一直居住在农村的母亲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正是我开始记事儿的年岁。那时候,改革刚刚开始,居家还很贫困。那个年代,主要的食粮是玉米和小米,肉和白面还算是奢侈品。每月的主食以玉米面饼居多,大米次之,而面食一个月只能吃上两三次。蒸白面馒头或花卷已是让人高兴,厨房里热气腾腾的氛围就开始满足饥肠辘辘的自己了;若是真能烙上几张油汪汪的千层饼,那便是太令人兴奋和沉醉了。

记得每每放学回家,在院子里闻到油星儿味,便能真切地感觉到是家里烙千层饼了。窜进厨房,被油浸过的多层白面饼正静静地躺在铁锅里,仿佛是一个听话的孩子躺在母亲的怀抱里。烙饼的火候是顶重要的,柴禾的用量直接决定铁锅的热量,铁锅的热量直接决定油饼的柔软性。母亲总是能掌握好火候,适度地调整用柴,熟练地翻动油饼。油饼先是受热慢慢地鼓了起来,然后又渐渐地沉了下去,汲取着油锅的



热,最后油饼的层次渐渐分明起来,成了名符其实的千层饼。我则在一旁眼巴巴地望着千层饼出锅。母亲擦擦额头上微微的细汗,慈祥地看看我,然后把热了的千层饼捺进盘子,微笑着递给迫不及待的我,并正告我小心烫到。我则急匆匆地用手直接拿起来就往嘴里添,为了防止被烫,也常常会跑到院子里,迎着风尽享这美食。

千层饼有许多层,外面焦脆,里面柔嫩,每一层的口感都不一样。母亲着实会烙千层饼,和面时尤其细致,用力揉出筋道劲儿,经过大约二十分钟的醒面后,用擀面杖把面擀成薄薄的一大张面皮儿。之后,母亲把豆油轻轻地沥在上面,再把淡黄色的面皮儿紧紧地卷成一个圆桶,再切成大小均匀的小段,每一段再盘成螺旋状,压成圆饼,再用擀面杖擀成稍厚些的面饼。正是母亲熟悉而仔细的操作,才使我童年吃上那么美味的千层饼。为了更好地吃油饼,母亲还会煮上一盆带着一点肉丝儿的白菜汤。那些做汤的肉都是提早从市场买回来的,然后抹上大酱,这样可以保存久一些,也可以少用多取。喝着菜汤,吃着油饼,常常把我弄得满头水汗,肚子又饱又涨,心里也是格外满足。

为了一家口食,母亲一年四季都要费尽心思。春天挖野菜,夏天摘榆树钱儿,秋天去山上采蘑菇和野果,冬天则腌制酸菜和包豆包。对于正在成长的我们,母亲还会养几只鸡,这样就可以积攒一些鸡蛋,一部分鸡蛋卖掉,另一部分就用来改善伙食,并且只是给我们三个孩子吃,父母亲却不动口。那时候买来的面粉,更是要计划着吃上数个月。记得有一次,我们都想吃千层饼,而家中却没有面粉,母亲便去邻居家借来几碗面,但却遭到父亲的训斥。母亲含着泪水给我们烙了几张千层饼,满足了我们这几个刚刚懂事的孩子不懂事的要求。

如今,我在北方的一座小城里工作,衣食无忧,却也要独自面对生活中的林林总总。母亲和父亲仍旧在乡下耕耘着自己的几亩田地,偶尔还托人给我捎来一些蔬菜和鸡蛋。父母亲并没有教会我什么飞黄腾达的真本事,然而,他们质朴的生活作风,勤劳和隐忍,却给我生活的力量。那些带着肉丝儿和酱味的白菜汤,那些揉进母亲温柔和刚强的油饼,是我一生的陪伴。因为,那是母亲的陪伴。